

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四

序

送彭仲和還黃陂序

兄弟天倫也古之人以爲如左右手蓋言其式好之恩孔懷之私則有然者常棣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夫閱猶禦侮况不閱者乎雖尺布之誣鋤口之悔間見於世而難得易求之諭同株分折之感終無不復其初者是故君子貴之而獨巨之嘆自不容已於其間也吾邑侯彭君太和以進士弘治癸丑來視篆母夫人亦就養宦邸明年三月其伯兄仲和者

至自楚省母夫人泊太和初太和以兄之家居也念不可獨貴會貴陽有事軍旅建議以義補官乃以俸資首事仲和既至而檄亦適來遂祭膺章服人曰友愛之感也於乎蜀道之險聞天下非宦者商賈者罕至至則每忘身涉險舟一日不艤岸其心未始謂可保無虞歐陽子至喜之說備矣仲和之來由大江經洞庭泝峽江衝灑瀨而上忘其險焉若宦者商賈者其孝友之情固有不可闕於中者乎仲和始至余既往勞其勤苦退則未嘗不私喜其叙天倫之樂而又未嘗不嘆其能篤孝友如此也未幾言還郡博張宜

夫率余友諸君爲太和思所以贈之猥屬於余昔宗
元以春秋時有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其兄
銅鞮伯華匿德蔽光退居保和而孔子稱之迄今進
退兩榮尊於策書太和以甲科之英假令發軔上下
鼓譽賢聲聿張其事業之振於時若居高屋建瓴水
耳如仲和又篤於孝友千里命舟其固匿德蔽光者
乎余聞黃陂於楚俗尊德樂義固無所謂尺布餬口
之儔者有之則如仲和者將振彥方之聲於時矣然
則太和兄弟其耀於無窮哉序而贈之

送李文明受職還鄉序

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卽有出其鄉者亦惟齊楚秦晉之相易焉耳自兩漢而來猶得仕於其國非有所坐而遷謫固不適數千里外也

聖明疆圉拓於古昔而治以時異故其勢非在兩京侍從臺諫之列有不能就仕於其鄉者有則自業堪輿岐黃外無聞焉以其不能仕於其鄉也則薄海內四方惟所之故恒車行則冒霜露觸炎暑舟則泛風波歷險阻涉月踰旬時不能至至則風俗非所諳飲食衣服非所宜居處非所習而親故交遊皆無一至則愁居惕處惴惴焉以日爲歲於是乎有莊舄之吟

歸來之詞南浦之賦而思所謂不出其鄉之樂不可
得矣世嘗論士上焉者苟懷經濟之畧坐廟堂以潤
澤生民而去就關天下之安危則仕非其鄉可也次
焉者伯一方牧千里或分職受任使功名流芳百世
則仕非其鄉亦可也若夫名與心違而位非所受凡
得喪毀譽皆有所制而又有所謂違鄉之戚如此則
固不若仕于其鄉者之可樂矣南郡李君文明業精
堪輿用薦者爲訓術於邑濱行適其弟文燦舉進士
詔歸覲遂聯轡而還桑梓大夫榮之屬余以言贈故
道其仕于鄉之榮且樂以散豔之夫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國家張官置吏未有無其事而空具其名者然則文明之歸也尚存愛物之心以行其術則利人之澤將波及於一邑而豈但有可樂者乎且文燦之登華陟要以樹功業於時也有日而文明又蜚聲里閭則明日官評物論之下有謂元方季方難爲兄弟者當有攸歸而名位之崇卑固非所論也

復齋遺稿序

天地精純之氣鍾於人爲聖爲賢然其氣不能以常也則其值於人者亦不能以數故雖賢哲之士間見

雜出而完其所舉者亦不多見兩漢而來徃牒所載
其不朽者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亦夥也而無之者
則僅可縷數爾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如長吉元賓
之徒則其所位要亦不常而竟天沒無聞何也豈世
所謂文人者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而自賊之者
然歟抑造物者實有以主持之也吾友牟君淳夫精
敏不凡自成童即博通墳典不鮮拘拘事舉子筆墨
畦逕弱冠欲舉于鄉乃少縱心爲之而一舉即上第
遂進于禮部對于大廷若取諸其懷者而其志不
在是也未幾以羸疾謁告於鄉竟不起越十年始得

其古文詩諸作一帙見於元夫所元夫曰吾第亡矣
此其不亡者也然皆掇拾於散逸之餘耳蓋序而傳
之於乎余言曷足爲輕重耶惟淳夫溫厚端恪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及臨事則是非予奪介然有不易者
而其義命大戒則根著於心牢不可破故類於文焉
發之而其辭之雄深博辯作止有法則得於秦漢而
上諸子者多其詩清麗有緼藉雖書札之類率意爲
之亦有典則不苟作者於乎是豈無本者哉使天假
之以年必盡其所值以完見於世而乃止於此也雖
然長吉元賓之儔他無所稱述僅有詩數篇而其人

至今不朽則譬之商彝周鼎自不能泯沒固不待積
案而後見矣而况淳夫所存則有過於長吉然豈天
固以此厚之而闕其年而固多於沒世無稱者歟庸
以是復於元夫而慰吾亡友於地下淳夫之沒又在
長吉之先二年元賓之先四年也

送余誠之按治雲南序

遂寧余君誠之爲御史未三年即被

命按治雲南鄉士大夫洎相知者皆爲之喜而言於
某曰誠之始以按牒與計偕也負笈擔囊挾二僕惴
惴於道路與夫人伍人固莫之知也今之往所至郡

邑守令而下皆駢肩屏息以迓於郊垌喜有賞怒有刑車騎僕從相先後者雲擁林立昔司馬相如以中郎將建節使邛笮蜀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誠之其有異乎否也一可賀又曰誠之之始來也二親方當指使之年髮未白頰未老旣別十年日望其子之歸不但倚門倚閭而已今之徃道過鄉邑入門拜家慶服豸繡之服爲班斲之舞昔人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况有親者乎二可賀余曰是未知誠之者誠之之心余知之深矣始余就試省下邂逅誠之於旅邸誠之氣充識敏開口論天下事亶亶不休余

心異之未幾獲共襪薦於有司遂定交焉乃約假宿
一室每暇則講論義理之精微評品古今人物之賢
否如此而成如此而敗無毫髮爽至語及世事則憫
時悼物恒以貪官酷吏爲可憎惡恨不得位以行之
而其先憂後樂之心畧不以出位爲嫌余於是竊謂
誠之不可及矣又三年而與誠之同舉進士結綬彈
冠之慶彼此不異因復共僑寓一館至是而察之則
其操心之堅必欲有爲於天下而不以世之小小榮
辱爲動於中者余於是又信誠之固竒才也已而選
補鄱陽令鄱陽在大江之西素號難治誠之至則推

其所得者一見於行大要抑強扶弱威惠並施不逾
年上下翕然稱之長吏之表其治狀者奏書先後沓
至遂入內臺爲御史比爲御史則激濁揚清之志稍
稍見於行隱然風裁動一時遂受命然則今之
行其情固不能不喜而推其心豈自晏然而已乎夫
君子於天下之事也知之患不能行行之患不得其
位居其位而不知非明也知其事而不行非仁也誠
之之知之行固非所患矣而知之悉行之至計其大
而不恤其小先其急而後其緩不激不隨務使滇南
萬里之人茹惠飽澤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則其心寧

晏然而已乎誠之聞而喜曰是誠知我者遂書以贈之

送胡畏之提學雲南序

雲南董學政憲臣闕有司以聞

上勅刑部員外郎胡君畏之往補蓋簡任也畏之篤學好古不汲汲於名成化辛卯領鄉薦入太學深居簡出惟窮經讀史爲事近冢宰耿公好問爲司業甚器重之越辛丑方舉進士官于禮部周慎端恪無所附麗時長寧文安周公爲宗伯今少傅東海徐公爲少宗伯皆才而愛之事必諮焉未幾惟家難服闋轉

刑部慎於推鞠平反之績爲多其才識所至有聲如此故雲南之命甫下上自公卿暨相知大夫士咸以爲宜某於先生非但燕遊一朝之好也於其行有不敢徒頌者惟先生學足以達古今行足以厚風俗才足以飭吏事今之往雖愛莫助之顧當時之弊大都有二試一言之可乎其一日樂於逢迎夫群一方之士於學校養之以廩餼別之以冠裳優之以禮貌蓋非徒以其異夫凡民也而爲之長者類皆好諛悅佞故輜車所至士必望塵跪拜於數舍許甚或交迎於州邑間而後快意否則未有釋然者此則逢迎之

弊也其二曰適於自便蓋以一就衆者易以衆就寡者難此理勢之必然者况爲一方之長水有舟楫陸有輿馬館穀有傳服後有人所至如歸而爲之長者類皆安於自便故每考校則坐一府檄召士於數百里外其士之出於故家者信亦不易稍有不給則屠積行齋未免仰給於人甚有急於應召患出不虞者此則自便之弊也方今天下董學政者皆以學行優等見推非其人不授豈其知不足以知其非而甘心爲之耶蓋其所以責於已墜於人固有大於此者耳以其有大於此也恒急於大而緩於小故出於上者

益肆而無師生教詔之意行於下者益偷而無振厲
自強之風考其至但以法相繩而已而何有於古人
之成材耶先生往矣韋弦之佩其有意乎否也若夫
行於上而化於下出於已而信於人異日滇南之士
在陶冶模範之中者皆如古之循循雅飭蘊之爲德
行行之爲事業而成一代作人之功則先生之所自
任也斯文之幸也邦家之光也豈獨某之所望哉

送蘇伯誠提學江西詩序

吾友蘇君伯誠爲編修之四年方圖謁告歸會江西
提學憲臣闕宰臣舉伯誠學行之宜以聞

上特晉秩僉事賜璽書往莅之伯誠旣被

命凡大夫士之相知者咸曰編修史官也其在

朝則天子之言動臣工之臧否政事之得失皆得

書而是非之權衡於是乎取之其在經筵則聖賢

之經傳洎諸子之史皆得論其義理究其理亂以敷

陳於廣廈細旃之間而君德之成就於是乎資之

其退食於公則自三墳五典而下以及稗官埤雅皆

得涉獵其梗概而徃古之制度沿革於是乎稽之今

奪所宜居而專於一方伯誠寧無不色喜乎或者曰

君子之去就何常要惟志之行耳昔晦庵以命世大

儒立於朝者才四十六日而真文忠之清節厲行屢出屢入其安於朝廷之上者不滿十年以伯誠之博洽勤敏剛方正大其志蓋欲卓卓有爲於世者而感時觸物則豈能無懔然於其間於是出而行其志焉可也某曰是或一道也惟西江爲江南鉅藩自古賢哲之出如歐文忠如周益公如文西山以道德忠義氣節著者後先相望至於今不朽今之育德歲器將以匹休前烈者顧豈少哉以伯誠之英聲偉望暫假輟館職以爲之模範則其所以磨礪砥厲而作育於上觀法於下必有出於尋常者異日有以勲業振起

而曰是皆出於蘇公之門也則今日之行亦何負哉
而伯誠之以人事 君者豈其微哉伯誠聞而笑曰
此吾志也遂書以序於群公珠玉之端

送楊君天民司訓富陽序

國朝宣德正統間以相業名者莫盛於三楊而建安
文敏公其一也文敏勲德被天下故其後多賢人余
所荆識者鄉進士恒叔恒叔博洽穎敏器識不凡嘗
爲余道其友楊君天民之賢其言曰天民建安右族
於余世有通家之好其父文榮定海學諭其祖壽夫
司訓建安官至翰林修撰其弟麟舉鄉進士方嚮用

舊爲同門而天民蚤受庭訓蜚聲藝苑乃屢弗偶於
有司豈士之出處窮通信有命乎今貢禮部試於
內廷得司訓富陽而友人丘 葦相率圖贈敢以煩
於執事余非能言者即言之亦何以加於恒叔哉且
天民之父余雖不及面然可得於其子而其祖之教
於建安也則文敏嘗有言以叙之矣讀其文其碩德
懿行之模範訓迪造就之衆多蓋有古者蘇湖太山
之遺風焉然則天民於富陽也歸而求諸鄉評政譜
之間固綽乎有餘者而何假於游言惟恒叔之意不
可虛辱也則襲文敏之意而申之曰師道立善人多

師儒之任蓋甚重矣以其重也而所以任之者獨專無刑名案牘之煩無奔走迎送之苦無錢穀賦歛之擾其所事者惟率以德行課以文藝焉耳顧世之好名厭靜者多不知其重而反有慕乎他此晦菴所謂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蓋不獨於今爲然也天民承累世鉛槧之業而加以師友淵源之學則其所以自任者必克繩祖武而不輕矣富陽安定過化所及之地也而其餘韻尚有存者天民持是而往而又思尚友乎古則士之從化也有不易於昔之從安定者乎而其名位之來亦當有以上軋其先烈者矣余所

告止此恒叔其爲我語之

送太子少保劉公致仕還鄉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五上章乞致仕

上念耆舊大臣勉留弗獲乃命馳驛以歸有司月

給食米二石服役者歲給四人優待之禮近時罕與

倫者某嘗觀古之人君遇臣下也惟恐有不盡其禮

故進雖有常祿之養而退則亦給其半爲臣下者亦

惟恐冒貪慕之誚故進雖未嘗甘於尸素而退則必

以其時是二者在上爲尊賢之禮在下爲進退之義

不可偏失者也我祖宗待臣恪遵古制惟致仕之

祿雖嘗行之而罷然於公卿大寮辭位者則蒙

特恩給米并服役者公卿而下有退處不能自存者
又 詔所在郡邑給之損益之宜蓋寓勸懲之道於
其間亦求無背乎古者也然近時大寮得歸田無蒙
恩遇者惟莆田翁公青齊劉公眉山萬公餘則隆委
任者不獲以時歸得賜歸者不能致殊禮故

祖宗待臣之典雖無不至而臣下之兼荷者亦罕矣
今公以甲戌進士起家歷事 四朝晉位 太子少
保德望宿著巍然爲時名臣正

天子倚毗以爲百寮觀望者也乃得許懇乞骸骨於

未老之年固與不得以時歸者異矣又荷優遇非徒得歸者可同則上足以昭天子風勵臣節之政下足以見臣下易退之誠是皆出於尋常萬萬者公之去顧於斯文不大有光乎某辱公之郡人也故於公之行餞送於都門而敢論其去有關於斯文之大者如此若夫道相離之懷侈畫錦之榮則常情也不敢爲公瀆告之

頌德餘音序

救荒無竒策然乎哉弘治戊申全蜀自春至夏不雨歲用不稔民無私積壯者散而老弱轉乎溝壑者日

益倍時吾重慶郡守缺負會擢蘭陽毛公至喟然嘆曰事有大而急過於此者乎遂發倉賑貧乏爲粥於寺觀以待餓者糴官粟以平價皆擇官吏及前資待缺者司之亟請於藩臬諸司出官帑銀貨易蕎麥千石餘散民布種俵來春又易米穀幾萬石續倉之絕並給民之無種者其流民棄地則給牛具令庶人在官者槩耕種凡其設施防範纖悉罔遺漏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以底寧嗚乎天下之事莫難於救荒也備荒於未荒臨時散分尤不能無不均者况公初至不及備獨識患於方急之時彌患於甚急之際卒使

富室獲按堵而貧民多免填溝壑其不有奇策而能然乎大抵事無難處顧人之智有明暗而才有短長耳事至而知不足以知之固不可知及而才不足以濟之亦徒爾也公夙負偉器以進士起家歷戶部主事郎中奉勅總督糧儲莅三年羽檄交馳給餉無告乏建議發奸擿伏清理屯田豪勢侵占其天下太事籌畫於中而處之素矣宜其遇大艱如無事而一方倚賴也然公甫下車以嚴濟玩弛之餘又遭多事豪右不便者頗肆流言蓋靡表章甫在古人所不免公知在我者當如是屹不爲動旣久帖然良于言者

從而歌詠之今年秋公以民困大旱如患羸病非攝
養久則元氣不復舊疾將復作乃遣使奏

請蠲常稅一年因傳其歌咏者凡若干首舉人陳某
等曰我公善政足徵於斯不可泯也集成帙京師士
夫聞而和者又若干首乃屬余序古者天子巡狩則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蓋風俗之美惡由政治之得
失皆可於此見也是集民風政治攸係後當有資於
傳循良者某辱在太史後尤不可無言謹序其所以
俾歸而畀之且以告於來者慎無諉於無奇策而秦
越吾民也

送鄭世英司訓同州序

聖天子嗣統兢精圖治深惟承平旣乂百司庶府罔
悉心以承宣德意旣簡其不肖而式序其賢者又重
作人才廼 詔有司遴選師儒以訓導之故事師儒
皆以會試春官乙榜及天下學校歲貢之賢者補然
天下歲貢嘗幾七八百人或二三百人以其養於學
校久而授斯職者恒多今 上欲得如古胡瑗孫復
之流布於郡邑以期陶成一代之人才故今歲貢之
士雖不減於舊而得斯職者視舊之半猶不足然則
飾儒職雖卑其責任固已重而士之欲得者亦甚艱

哉余友鄭君英穎博聞初在鄉校即藉藉賞識於縉紳間祖之科舉進士蓋如囊中物人亦固期待之及閱六七科章不獲非器不利所遇然也今年始應薦而來同志者語曰以子之才姑少待焉當無不利幸毋急仕以靳所施爲也世英曰子非知我者世以進士之科爲榮吾豈不欲顧吾親年已逾耆耄得一命以爲榮固素志也而奚暇計其崇卑且士之處世舍是豈無所用其心以建立於時者乎進士之科始於隋耳未有是科人物之載於史牒者固可考也遂如例就試得分教於陝西之同州濱行士大夫

之知者莫不申餞而友人沈士傑固要余以言嘗恠
世重科目誠有如世英之言者一不得則雖有志之
士亦索然以萎終無所成就而是科益因以重殊不
知人固自重之而用人者曷嘗拘哉肆今屢

詔懷材抱德經明行脩寔有以也有豪傑之士不變
於時俗之見固將脫穎而出人孰得而違之世英素
負豪傑今之出正 天子重責任廣求賢之時連茹
之進鴻漸之羽固上下所矚目者然余切有所瀆告
焉陝西古秦雍域周漢唐以來皆爲首善之地而同
其畿邑也厚重質直易興起於仁義自今薄海內外

文風丕振矧同之舊風猶有存者則所以振起而作
新之道貴有所處矣然今之稱師道者類以孫胡爲
言求其故則皆敦本務實明體適用不敝蔽於怙畢
呻吟之間者豈文之勝者質之敝變而通之固莫有
先於此者乎考諸古以驗於今通其蔽以適於道非
豪傑之士不能也世英往矣余日望之

都門別意序

弘治乙卯冬西克馬良臣氏以其從子倫舉進士于
鄉乃治行李隨計偕兼省其從兄紫崖侍讀先生紫
崖倫之父也旣閱月天倫之好旣敦楚越之吟孔棘

間余請曰某鼓篋橫序輒殿棘園技無穿扎咎將誰
執惟溺於淵者必問於津人覆於塗者必問於造父
發矇之誨願有聞也余曰子知行乎請爲子語夫果
州居蜀西南北距京師餘五千里子之來也過劔門
歷棧道出潼關涉河渡漳苟不已浹兩月而至矣其
間雖甚寒甚雪甚風雨蓋不敢少息少息則延日稽
時甚則有終身不可至者今科目之置固所以待窮
經之士也聖賢之經無一不該大之則身脩家齊而
及於天下小之則能一官治一事隨其所力各有所
至不但科目也科目者特所由以進之塗耳譬之行

者其所至之地乎士之於科目也有甫成童而得之者有弱冠而得之者有壯有強而得之者譬之於行其猶以月以時以歲而至之者乎知行者之至也由於不息則知士之於科目也蓋有道而決非玩愒者之所能得矣雖然此特就科目而言耳若士之終身所至之地則有不可以歲月而至者而豈以區區科目爲重輕哉良臣曰某聞命矣余因以序都門別意用書群公珠玉之首

頌德詩集序

聖朝受命百二紀餘四方無鬪爭兵革之聲民得以

休養生息故無間遐邇鷄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嗚
乎亦盛矣哉既盛矣司民牧者要在盡所以撫綏安
養之道 國家用人凡守令非科目俊造不輕授所
以責任之者至矣顧世之克脩其職者恒寡雖有志
於脩其職者能不爲之移易其心乎苟職舉矣所以
事其上者少忤其意則陟罰臧否皆失其實故受是
任者必仁足以愛人材足以立事而忠勤足以事上
然後獲於上獲乎民庶幾兩盡焉涇州守劉君廷貴
世家湖廣道州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者幾年端雅有
幹局甚重於時成化癸卯謁選銓曹占上第遂擢今

官至則鋤強抑暴惠敷有衆興學校以倡其化課農
桑以厚其業居三年民愛而悅之爲其上者率以能
稱嗚乎廷貴其獲乎上下者耶其庶幾能舉職者耶
廷貴居任旣久其士民之良于言者皆爲詩歌以頌
其德章縫之士聞而和者又若干首鄉進士楊君繼
貞余同學友也鄭重慎許可於廷貴有麗澤之交喜
其政之有成乃集而帙之名曰頌德屬余以序余方
嘆國家民生之盛爲民牧者鮮知所以撫綏安養以
副明天子責任之意聞繼貞之言無嘉其樂道人之
善也遂不辭而書之

見素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世固有勤一世於佔畢間矣然心無所操氣不得其養則其論著雖工有謂之不知識節義者其於世教亦何所損益哉然心之操氣之養亦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學之正積之久而後能真知獨見中有所主於是而行了無留礙譬如火然泉達不可禁禦其視世之窮通得喪舉無足以動於中者故其言之成文也理到而辭自達脩於身而體無不立發於政而用無不行若此者豈易易哉副都御史蒲田林公待用所著見素集者予得而觀之則皆

自莅官凡進諫陳謀以及應求於人所著其詩歌誌
序諸作體裁雖不一而奇崛奧博要非無所師資者
而其心之操氣之養則余自信以爲徵於公益不失
也蓋公學有本原自上世即以儒術著稱而其忠義
清約之操相傳世守焉其教於家以端其趨向者固
非耳目所剽竊也比發軔刑部當

憲宗在位海宇乂安而一二倖璫得怙寵挾妖僧以
肆其蠱惑之術縉紳之士非但無敢言而且有階之
以進取者公抗疏極論人甚危之賴

憲宗監其無他僅左遷遠郡未幾

孝宗嗣統用大臣薦荐擢憲使已而乞休復起擢今
職巡視江西又乞休在林下見權倖用事累薦皆辭
尋蜀寇麻沸今上詔起視事復上疏極諫懇誠削
切尤人所難言蓋雖其忠義出於所性然非學得其
正其心之操氣之養安能視窮通得喪爲一也故其
言有所本而能成家而讀之者自足以庶頑立懦非
苟爲著述而已也然則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公宦
跡所至焯有聲績可紀述至平蜀寇尤卓越亦可見
其有用之學也矣非是集所繫故畧之公諱俊待用
其字別號見素後進慕之咸稱爲見素先生遂因以

名集云

東泉居士輓詩序

內江之著姓曰李氏其先有諱觀者爲儒官以身教
有安定之風曰蕃者爲訓導

仁宗朝上端本十六策召爲兵科給事中有諱臨安
者舉進士爲戶部員外郎才藻英發不幸蚤卒而所
謂東泉居士者寔族之隱君子戶部之兄也東泉居
家孝友博通墳典其始也亦嘗泮礪舉子業期決科
目垂聲邁烈與古之豪杰者並繼戶部以名顯乃曰
鍾鼎山林固異趣也吾先世以來皆以儒業振門閥

今既有以不過抑前人休聞矣而亦何事僕僕得占
一第然後爲快邪遂退而斂其所業以爲政於家一
時所與交遊者俱縉紳大夫士暇則偕尋幽探勝命
酒賦詩爲樂鄉人無賢不肖咸知敬而尊之惟古之
所謂隱君子者不位而尊不爵而貴其在鄉黨則履
信行義風俗歸厚其用於國則言行志達軒輊於時
固非無其實而徒竊其名者也後世以仕爲通以隱
爲高乃有身都爵位而切切於泉石之逃若以爲不
罹於塵網者視東泉之真果相類耶東泉旣以壽終
凡大夫士之懽其才慕其德者思欲見而不可復得

則皆形諸詩歌以寓哀悼之意作者既多其于兆嗣
集而帙之丐侍御王君行之諉余序於乎東臬蔽名
愚谷履實衡門非有王公大人之聲勢也而乃焜耀
於時不能泯沒如此觀於是詩益可得其人而且不
可使無傳矣余特書其隱德之貞以愧世之縱往而
隱以爲捷徑之圖者東臬諱淮安字邦敏

慶賜詩卷

錦衣揮使趙公廷昭被賜寶鏹三千緡其同寅諸公咸歆艷弗置作詩致賀蓋於禮有之有慶非君賜不賀也既盈卷遂題曰慶賜示余弁諸端故事錦衣歲簡一人奉璽書率其官屬泊士密邏中外奸宄既浹寒暑或逾時則簿錄其功於上晉秩有差廷昭膺命弗懈於事益虔比錄功獨歸於下而發踪指示了不自及上嘉其有讓故但賜賚如前而諸公之賀亦以其出於恒典也夫富貴功名之會非有

東川集卷之十四
所得於中者鮮不爭趨競赴以求其間有如秦關燕
壁之爲者况於坦塗熟路乎廷昭乃恬然於幾會之
間譬之朝而趨市掉臂不顧其分守何其審也諸公
之什侈揚 上恩樂道人善而不及汲於進取之塗
皆可嘉矣因爲之書用爲群玉先驅廷昭世家遷安
其祖官至太保爵爲昌寧伯而君則嗣今職武而有
文蓋能不失其世守云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四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五

記

榮慶堂記

榮慶堂者何吾同年主事潘君孔脩所築以奉親者也榮慶者何蓋國朝之制凡仕兩京者皆得累資也封其親君自丁未舉進士出宰長樂時二親已幾七袞父之始召入擢南京兵部主事未幾君之父一菴先生違養起復補刑部又父之始克贈一菴如已官而母楊封爲太安人蓋八袞矣是恩也在他入於親之年富者猶以爲榮而君之母獨荷於垂老

之年故尤以爲榮而自慶以爲名也然於榮慶之中
又不能無具慶之感於其間則孔脩之所以抱恨而
莫可如何者顧其所自慰則亦有之矣蓋一菴之先
在宋直顯謨閣自金華徙居五夫之南山族屬繁衍
屋舍隘甚君新闢一室於舊居之南乃自長樂入觀
過家奉二親居之而一菴疾方亟家人又以俗忌沮
君乃乘間言曰即大人之賦受有定固兒所以卜築
之意也因許之而病即愈旣而就養南京此則君之
少自慰者而堂之榮慶亦以之也然君在刑部其念
母之心終不置又家貧舍仕無以資救水遂疏求改

調南京便迎養銓曹賢之沮其去君復上疏情詞益懇切謂違所願則母不得養而心旌南馳亦無以事其事矣乃得請過別於余曰吾志茲獲遂將親奉封誥以爲吾母八旬壽其榮且慶又出於宿昔之所以名堂也盍爲記之余與君邂逅於未遇一見卽爲知己距今幾二十年其持心治行猶一日嘗感激論天下事至於忘寐固非遺世者此舉誠足以愧絕裾之流而爲世所共榮慶又以見堂之名非有矯飾於外者也因爲之記登斯堂者將亦有所感矣

瑞桂記

蓬州分司之廳事南舊植桂花色淡黃婆婆蔭密可愛父爲栢枝侵壓其勢若鬱而不發者弘治己酉夏六月提學憲副南陽焦公適蒞校士見而訝之命臺隸剪除其侵壓者使得直達經宿是桂即挺然秀出二三尺許如或振之公乃語于衆曰桂侵壓於客枝不獲遂若性其猶士之屈抑於下者乎芟其所壓而挺然秀出其猶士之際時而效用者乎茲所校士意或有當之者衆相顧忻然已而公去比秋桂益茂迥異往時其花之開變黃爲紅州守郭侯瑾滋異之乃置酒命僚吏且召庠士母生寵之曰蓬自成化甲午

迄今十有五年士未有拔於科目者可謂鬱而不發矣桂之異殆將有所兆乎兆必在子子是州之秀且公所與也已而寵之果以戴記裒然魁蜀省越明年會試禮闈弗偶而桂之開復如舊色州之士亦斬焉不錄於有司者又十年戊午之秋花偶如己酉議者以爲吾蓬之士殆將有如己酉者乎乃未有以應越己未春則寵之始登甲科蓋又爲其兆也夫桂一卉類耳而始終兆於寵之如此亦獨何哉或曰物得氣之先而草木爲甚是固無疑若寵之者穎敏俊邁雖父蜚聲庠序然不得公簡拔於儕輩中則無以自達

故桂之借公以芟除剪伐實爲寵之發其兆也或曰自古賢哲出處寔關一方之氣化不偶也肆以蜀言之則桂之產其地者何限而士之未遇者亦未易枚數而獨於蓬州乃感召如此豈非其人之芳潔清芬持節秉操亦有似之者乎或曰公以文學結知

先皇侍

今上於青宮聲望重天下乃出禁近清華

之地留滯一方不可謂不屈矣未幾復承 主上念

舊學起司銀臺於南都再任詞林侍 經筵纂脩國

典貳宗伯柄用未艾則桂之屈而起起而秀殆兆之耶是其作人之功豈徒於蓬昭之天下之士固將籍

其振作奮起有如是桂有如寵之者矣余聞而趨之
因爲之記且以見天下之事屈信猶循環儒者曰脩
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
退余於是桂竊有所感也

重建資聖寺記

遂寧縣治東不半舍數峯壁峙而泉滴其下成穴深
尺許紺碧甘美流注不竭故名靈泉山山之麓則資
聖寺也其始卓錫自隋大業間有石佛浮涪江而下
至是洄旋不去縑流因起而寺之以供奉焉厥後日
見靈異至唐會昌殿堂雖毀於兵劫而石像巋然獨

存宋至道復創置崇奉及祥符僧海宣請於朝獲賜
名歷宣和益脩拓如隋之舊已而宋社旣屋復廢元
復建又復廢其存者僅殿耳入 國朝竟未有脩復
之者景泰辛未有僧悟然始於山之半創造殿堂門
廡而猶未備成化庚寅然之徒曰貞融主教於茲視
山之下夷曠剛燥忻然懷興復之志已而得其圯級
斷礎於平地中知爲舊基也遂捐其所積孟鉢之資
計其兩餘三百伐木於山計其株餘五千取粟於廩
計其石餘千廼於弘治戊申鳩工重建凡佛殿以及
天王明王金剛龍神祖師諸堂宇法所宜有者畢備

而僧之禪堂方丈庫庖溷之屬亦無不完總以間
計者蓋百有奇復以白金五百兩購居民田地贏百
畝收所入爲寺僧香燈供給之費無館穀雲水之暫
至者經營幾一紀而後訖工謂不可無記迺介邑人
侍御吾友余君誠之諉於予夫佛法自漢入中國以
來其徒即天下之名山而爲之設殿塑像以闡揚其
教以勸誘世俗者何限况吾蜀尤名山之所宗乎顧
寺之興廢無常而世之理亂可於是乎候焉即以是
寺而觀昉於楊隋以迄今其間興廢凡幾矣則今日
之所以棟宇載新金碧重煥者固融之戒行有足以

動人也然非遭值 聖明在上時和年豐家給人足
則是地鞠爲榛莽而人亦將奔竄自拯之不暇而奚
暇執役於此哉此予於融之舉不能不深爲吾人旣
慶且幸也融邑人出自周氏侍御君謂其好賢重士
恪守家法故能成其志而有光於前云

重脩南川縣學記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然學校之興
廢乃風俗之美惡賢才之盛衰所關也蓋學校興則
禮義脩明人紀植立於是相師相習漸磨浸漬家詩
戶書而耻爲不義風俗不亦美乎風俗美則趨嚮靡

忒淑慝不迷士無弗談道德而履仁義者賢才不亦
盛乎學校所係其重如此南川在古爲軍爲縣即有
學距縣治東二里而遙廢於兵燹入 國朝知縣程
光道始創建縣西蓋凡制所有者悉備然歲久檣腐
棟折風雨上旁令雖幾易未有能嗣光道之爲者成
化癸卯壽春方昇始爲易其朽敗而丹堊之猶未備
也尋滇南譚珍至始爲又一新其大成殿於是百年
之廢墜者煥然復振矣顧先聖先賢之靈雖陟降有
所而明倫堂及師生齋舍則日就傾圮又之僅存遺
址諸生乃競葺茅爲屋稍容拜揖夫以論道講藝之

所毓秀儲材之地荒蕪如此欲賢才之盛風俗之美
胡可得乎弘治癸亥棗陽田侯給假令茲邑既謁廟
將趨明倫堂見諸師生有指而告曰此堂故址也將
鞠爲茂草何以成禮請勿辱臨侯乃悚然而返曰是
無事也可以緩而弗治乎遂聚材鳩工相地之宜置
明倫堂於廟北凡三間而正心誠意齋翼於東西間
各視堂仍分立庫藏於其上又於廟東建生徒肄業
之舍凡二十間至於學門廡宇之類一一如式於是
師生樂育有所而學宮爲之大備矣是役也經始癸
亥迄甲子落成教諭君魯嘉侯之重學校不可泯

其成績乃遺生負 屬余記之嘗觀真文忠有言曰
古之爲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爲吏者驅民而狄蓋謂
當世郡縣饜虐其吏荼毒其民使民囂然喪其樂生
之心甘自棄於賊盜之徒非若古之仕夷獠者導其
民歸禮義之俗是爲驅民而狄也即是而論南川爲
縣自 國初迄今令亦夥矣而其間知學校之重務
於作興以化民者自光道外無聞致荒頽如傳舍則
其所以畢力於簿書籌楚之間以虐民者可知是不
爲驅民而狄乎田侯乃克盡心所職銳意繕脩俾游
歌之士身心有所歸宿日趨於詩書禮義之鄉而凡

爲民者咸有所景慕興起雖變戎而華可也况非戎乎則侯之有功是邑固有不可不書者矣抑文忠之言爲其友知南平軍而發南平軍即今南川也南川之民在當時爲其吏驅而狄今之令若侯可謂厚待其民矣而爲之民者可以不厚自待恩報其上乎士民之秀也必窮理以養其心立本以達諸用俾異日風俗之美賢才之盛視昔有加則侯與有榮耀而凡嗣侯之任者舉益知所以盡心於民矣庸以是記并勗諸士侯以鄉進士起家先任宣城政於此云

任丘縣脩城記

易以重門擊柝爲險禮以城郭溝池爲固古之有國者未嘗不致意於城也今天下凡郡若州旣置牧伯兼任武職嗣守而城池屬焉其縣則如村落禁暴遏寇了無所恃有以保民爲念者乃樹柵於衢巷之盡而門焉謂之關四傍之空則家自爲守蓋所至一律也比弘治庚申夏雲中上郡羽檄日馳凡畿輔之邑民喊喊交走惕若外侮侵逼任丘隸古瀛州距郡不百里而其城築自漢中郎將任縣厥後傾圮莫繼故東西猶存荒址南北則蕩漫無辨矣時高平畢君以鄉進士尹茲邑垂意愛民而才猷克濟乃即邑之縉

紳大夫暨耆宿謀曰吾將役民拓城之舊址而畚土築之使家關外者悉域於中於是爲之雉堞而遠近可眺爲之門扁而出入可謹而又設樓於門之上使可居守焉其城周圍則遂於其土之所出濬而深之以爲池庶民之居者有所憑藉以無意外之恐矣顧其役重且大材木可以取於山林磚瓦諸料可以取於民之贖罪而其力則不能不勞於民役仍舊貫如何僉曰是非我侯自爲以厲民者乃吾民之所欲也說以使民何疑而弗與爰度廣狹揣厚薄計高低程工役而於歲之六月分率其民以事事仍各勅董役

者勸懲其勤惰而無圖苟完君則以時躬視而賞罰其趨事愛力者不浹月土功告成再踰月而訖工矣於是千數百家之民舊如野宿者一旦蜂房井絡於內而惕然者帖然崇墉言言形勢改觀君之爲民不幾於古循吏之用心哉於是邑司教峯君具其事介吾同年友符臺鄭君体元請爲記体元邑人也夫春秋常事不書役民而得其道者書是役也所以守土保民勞而不怨者不可不書俾後之爲政者思以君爲心而脩其缺治其壞於將來則斯民不可以永奠厥居於無極乎君諱某爲政知所先務觀於此蓋可

得其槩矣

宜興吳氏祠堂記

人本乎祖凡有血氣者未能無報本反始之心也故先王因人情而制祭禮其廟有數其行有時其儀有等乃人所常行不可失者遭秦蕩滅古制無冢嫡世封之重無山川國邑之常於是廟制廢而學士大夫亦因陋就簡少講習者甚至郊廟之禮尚議如聚訟而况士庶祖禰之祭乎雖間有私廟之制亦終不能復古禮頽教侈至有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爲時所讓者亦無怪也迨宋名賢大儒相繼

而出始汲汲於是故韓魏公有古今祭式司馬溫公
有書儀程氏有遺書皆參酌古今以行於家而垂法
於世然未有折中者晦菴文公乃爲家禮一書著冠
昏喪祭之儀而其祭則以廟制非有官者不得行爰
爲祠堂之式以通於上下一時好古守禮之士皆篤
信而行之我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集於性理書
頒天下今家有是書凡誦讀者宜無不講矣而墜典
卒未能盡復豈非因循顧望未有倡之者哉禮部侍
郎宜興吳公克溫爲學士時深有感焉乃於居室東
偏創建如文公式而堂之中龕四以奉高曾祖禰神

主其列以東爲上則遵時制也其配淑人之主則設於西而其祭儀祭日亦本家禮行之於是報本反始之心著於灌獻俎豆之際而孝敬睦愛之道行乎其間余與公同官一日論及因屬爲記竊考文公先生之言有曰宗法祭祀之禮須在上之家先就世族行之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蓋士大夫風俗之倡也其所習尚乃一鄉一邑所觀法若子臯之化成人陽城之薰晉鄙其言動豈其微哉公世家宜興自上世以隱德著而其祖樸菴公仕景泰天順間尤以清節顯名及公明信端毅不受變於俗而其好古之心孝友

之行思欲敦禮崇化以及於天下故見於家者有如此而此亦特其一端耳於戲當禮教之壞人欲報本反始以竭其孝敬之心而不可得今有大儒以推明於先有 聖主以頒行於後而人徒懷其心不加意焉亦獨何哉余既執筆以從事又重有感焉矣

夾江縣曾公堰記

距夾江邑治西三里而遙有堰曰沱羅引雅江之水東注並堰之田悉藉灌溉居民雖涉大旱恃以不憂又折而南一堰傍江爲堤幾二里蓋微沱羅而築者然堤薄江遇春夏水羨溢輒沒壞復事畚築其費與

利恒相當民反病之弘治丁巳好事者乃相地之宜
謀從沱羅引水處醜爲之流漸入南而築堤以障之
其功可永無壞顧擅沱羅之利者慮貽患固拒肆闕
闕於其間至殘肌膚興大獄不恤縣亦莫能制雖有
悔悟者而利之所在勢無兩轍也乃以聞於州特大
守永興曾侯遂躬詣其地相之得其築爰進沱羅堰
之耆老而諭之曰天之所利人莫能專專之不祥且
引若水汝無所利爭之可也汝之利自若而又波及
於人人曷以爭爲汝聽爲堤而堰之凡汝之前爭而
隄法者吾悉汝宥又進其新爲堰者之耆老而諭之

曰若等創設堤爲貽害於彼彼以死爭之亦人情也
自今汝爲汝堤但引厥水而無爲其害凡是堤之築
汝壹任之汝之所犯於彼吾亦釋弗問於是兩堰之
民各屈于心嗒然無後言不數月而新堰成舊堰廢
不用堰未有名邑人太守吳公遜者作而言曰古之
命名者或以事或以地或以人咸所以識厥始昭不
忘固也而即以其人則又欲賴其名行圖不朽若陳
文惠在滑州築長堤以障水民號曰陳公堤蘇文忠
在廣州鑿井于觀人利之名曰東坡井至今在焉則
是堰也名曰魯公不亦可乎乃詣戶部主事張君來

儀屬予記之公諱介字執初舉弘治癸丑進士明達
端恪篤於興利除害故守是州多惠政而是堰則第
一舉手投足之勞耳然即是固可槩其余矣

重脩東坡書院記

距嘉州東涉江而北不五里爲龍泓山其巔平行四
曠有洗墨池焉池上刻魚化龍字正統戊辰州人東
山居士劉公洪禹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於左
爛柯巖洞字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
憮然曰東坡眉人眉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
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此當爲公潛隱之地遂創爲屋

若干間肖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復募僧居之
以給洒掃奠獻之後令其從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
書其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爲方伯
癸卯介之亦舉進士于鄉今爲夷陵太守而東山公
已棄世矣介之時至其院見其堂室風雨上傍而僧
之事事者弗度乃愀然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
引後賢之舉也不可使鞠爲榛莽如前因加脩葺而
嘉州太守永興曾執初見之曰是吾貴也乃相成之
而黃門童君世奇適至曰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
余爲記夫世之賢豪英哲其風聲氣烈俊偉不拔者

在當時多屈抑挫然其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久而益振矣若東坡初應舉即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嘆曰奇才然而自筮仕至歸沒餘四十年而立朝者前後不滿十載中間因事立言因地立功挺然不群而亦以此賈禍崎嶇嶺海而卒不變蓋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其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之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安於廟廊之上而其風聲氣烈使人感慕慨嘆以爲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其世思欲見知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

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有所興起焉况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院之所由作也嗚乎是豈非實有諸內者耶觀於是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一時之得喪置忻戚而尚友者亦未可以成敗爲進退也余懼州之士蔽脩遊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惑焉因告之以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慎好古樂成人之美以厲風化而介之之汲汲繼述先人思不忘皆有可書也

遂寧縣脩城記

遂寧在蜀山川之形勝人物之傑出蓋望邑也舊築

土城天順間劇盜蜂起全蜀震動時典史吳讓稱幹局乃疊石爲之視土堅矣然造作非法每霖潦輒傾圯無完堵長民者有恒勤民脩補其間頃歲劇盜復起所在民莫底寧而遂寧之得免荼毒者尚恃之顧工甫輟而復壞民固籍以安而亦因以勞矣正德丙子貴陽范君府起家鄉進士任保寧巴縣學教諭擢知茲縣旣蒞任踰年屬高鞏弗靖憂之周視城池乃慨然嘆曰 朝廷張官置吏欲保障民也若城池者實保障之一事遂寧之城若此將何所恃以奠民居乃移請於巡撫都御史寧夏馬公暨藩臬諸上官欲

加修築咸嘉其志從之遂度丈尺揣高厚程工力而計槩縣官民戶之丁糧以均其役召匠氏示以厚薄長短之等以伐石於山諸材用既具卜丁丑十月興工遴選義民堪任事者如式分地督之而屬主簿曹社董其役君則時省而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維時就役者咸知非以厲民也從史趨事踰兩月而王告成矣其雉堞之未備者又恐民困於畚築則集僧道非役所及者以從事復踰一月而畢工其城崇一丈二尺四分其崇以其一爲雉堞二分其崇以其一爲址之廣乃闢四門而各構屋於門之上前扁曰金馬

後曰玉堂左曰涪江右曰丹山而門各隱以闔城濱
壕則置橋以達於道而浚壕之深視崇益二尺廣益
深二丈有六尺由是崇墉言言樓堞突兀形勝爲之
改觀而民之居者行者咸有所恃以安其生樂其業
矣工成適南京工部尚書黃公鳴玉考績過家暨致
仕戶部郎中王君廷鳳咸致書謂闔邑之人頌君之
功非書之貞珉無以傳述於後用丐鄉進士李泮王
璠屬於余夫昔之論者恒謂古之民其命制於上自
今而觀若郡邑凡有民社之寄者皆民之上也上之
視民真猶父母於子禦災捍患之政無不備而所以

撫綏其孤弱抑制其強梗者皆有法則民不罹於凶
固也否則視其治始傳舍而於民之休戚若罔聞知
過災無所禦有患不能捍急則逃避恐後往年劇盜
之酷虐可覆視也謂之制於上其不然乎若是役者
君之爲民保障甚至邑人所以感戴而思圖不朽其
功者固宜余聞君年富而志欲有爲其治恆急於平
賦後禁奸慝節財用以裕民審聽斷以息訟敦教化
以厚俗而不作無益思與其民引養引恬無以萌其
邪心信然則所以爲之保障者益大非但環治之城
矣遂以是復於三公書之且示來者蓋思有所感發

以嗣其後顧不建歟

贈常熟令楊公畫像記

贈常熟令楊公者令吏部司封員外郎子器之父也公世家慈谿雅有隱操慕徐高士非其力不食故因以石田耕叟自號而是像則司封爲令常熟得推恩而繪之者也司封之言曰 國朝甲令凡仕兩京者自七品而上皆可計日以地榮於親而吾始釋褐即補崑山令不得列官於朝以爲親榮凡仕於外而旌異者踰三年皆可如兩京例而吾迎二親就祿養甫二年先君子遂背棄及復補常熟獲被勅旌異

推恩二親亦自慶幸而先君子已弗逮矣是皆吾無
有以致顯於親者痛楚不能已已顧惟君恩汪濊
不可遏佚而弗張也爰命善繪事者圖吾親遺像而
飾以章服裝潢成冊謹錄勅詞於前非徒侈上
恩用昭先君子之教不肖之篤而獲有其報又以著
吾之爲子者思欲見而不可得而藉此亦少慰也余
聞其言戚戚焉者久之繼又思所以抑其情而進之
曰人子於親心何有涯而不能遂者亦何限亦盡其
可爲者而已矣即以錄於登科者而論具慶不若重
慶矣不愈於偏侍者乎偏侍不若具慶矣不愈於永

感者乎昔孔子論孝有三而以卿大夫爲中孝用勞
至論用勞之事則不過曰尊仁安義而已耳曾子得
孔氏之宗也而其言亦以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
不敬爲非孝然則聖賢之所謂孝者豈但區區之榮
名及親而已哉且親不可得而常存者其數天也名
可得而常顯者其責我也天無所容吾心而益求盡
其責於我異日位益崇名益顯而馳恩於公又有
大焉則豈非聖賢教人所從事者而何徒以弗逮爲
歉也司封曰有是哉吾不敢以子之言爲瑣也盍爲
我記之

涪州新建振武侯治樓記

涪陵沿岷江東下有曰群豬口者形勝險要官艘商
舶之下上者日不停昔漢伏波將軍忠成侯馬文淵
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嘗營壘其間有遺跡焉居人
謂馬侯塢葛侯山亦嘗廟祀今久廢矣南城黃侯守
涪之二年梳蠹剗弊敷和有衆乃於暇相其地進耆
老語曰居安不可以忘危有備斯可以無患吾與若
等今幸無突炎之警矣安能恒保於後不懷永圖乎
吾將爲之所以待之如何僉曰固所願也遂鳩工伐
材建樓江之左右左曰振武以祀忠成侯右曰保治

以祀忠武侯乃置戈矛盾戟火銃火箭洎諸禦侮器
械於其內經始已已春歷夏訖工於是危樓屹立濱
江南北凜若嚴城焉居者過者咸有所恃而不恐矣
州之縉紳感而相謂曰侯之設心謀慮所以保障吾
民者厚矣不可不紀且俾嗣之者脩葺毋壞乃諉州
人前司諫劉君惟馨以屬於余於戲古之仕者爲人
今之仕者爲已以其爲人也則凡可以休養生息乎
民者務竭心力而爲之惟恐有遺憾以其爲已也則
營身植私於民休戚若罔聞知矣如侯之爲其於人
曷一念不爲哉不可不書然侯可書者亦夥矣其大

則若摧鹽屬邑以免掊刻移倉市鎮以稽侵隱革科
率之橫費平徭役之影射以及旌良善懲奸惡正喪
葬之儀嚴婚姻之令教醫藥禁巫覡之類有未易枚
數者而具見司諫所記其事核而信以非是樓所繫
也法得畧然察其心則刻意興利去害而未嘗肯好
訟信讒以生奸者其孜孜爲人於今固僅見也樓之
建特其捍患一事耳侯名壽字純仁少受業于一峯
羅先生即以才識見器重其筮仕自別駕黃州晉今
秩蓋侯廉勤清約之操終始不渝者而究其所至尚
未艾云

重脩建安府學記

郡邑之有學校所以興教化勵風俗一道德而不可少忽焉者也顧世之爲業者鮮一志畢力以振其風厲之機通或眩功利昧棄所當務介或僅僅自守不知所以務於平君子之爲政其設施緩急當不受變於俗也則風教本源之地可例視如館傳類哉延安古雍州城在昔爲郡迄今惟峙秦東北其儒學舊建治城坎隅諸蒞事於此者病其湫僻徙於震距十里而廟尚存故地然涉河師生恒苦厲揭且水輒善頽境歲乙卯太守新城李侯至刻穢革邪惠敷人和越

明年謀諸節推柴君思恭洎二三耆宿曰茲學之脩勢非一勞永逸者也吾儕可以苟應故事乎哉圖學南隙地負山抱水爽塏端敞勝槩視徙所倍蓰且無他患盍改置之僉曰幸甚遂計工程規制度度材用乃檄主簿劉莊曰爾惟能爾其董役事繼飭之曰爾惟取材於舊第增其缺壞費取於公罔或用無益又曰諸工役其有奮庸息事爾其作率之惟謹乃十日鳩工以庀事而候數乘暇臨視考責於其間經始丙辰秋比丁巳春不浹三時而告成矣其廟則仍南向而新其舊其學則東向而凡明倫堂尊經閣分教齋

與他習射之圃肄業之舍及門垣徑術庫庖廡秩秩咸具闕壯觀與巍然奐然邦人之聚觀者皆曰斯殆天墜地設耶何秘於前而闕於今也於是諸師生請於揮使張君威曰侯是役鑑遺棄之地得鍾羨之區不亦明乎去惡就善而士脫涉水之艱不亦仁乎不狃於欲就之緒而樂成久遠之圖不亦勇乎不有所託以垂不朽斯負侯矣有笑於列者曰是惡足爲侯輕重也侯起家進士爲御史風裁著于朝守徽州惠利頌于人今來延安至誠仁愛夫人知民祈禱輒應民歌之曰太守李君政通神明

求晴得晴是必有良史大書特書耀焜無窮矣而惟此之書不小侯之績而狹侯之惠耶則曰泮宮之頌魯侯未聞傳居以爲非也其泉知縣李珪教諭李德乃述其事而諉春記之

拖泥灣遇風記

正德辛未夏四月望日甲午余以學士趨復被擢吏部侍郎從渝登舟趨朝壬寅舟纜巴東會邑教廣安周君廷臣承荆郡檄考校施州衛學生事竣當反命以其偕兒子彭年舉于鄉也且有惡操遂拉入舟同行越乙巳侵晨宜都解纜時天濤雲數微風不動

已而過枝江過松滋未刻風少作尋寢甚雲布天四
垂如潑墨雨霏霏下水波倏起舟下流似挽而上者
舟子乃請艤江岸少憩許之問其地曰拖泥灣也酉
刻風勢轉甚雨下如注望岸樹如拜如舞聲怒且號
江間波浪澎湃涵湧拍岸掀天舟雖倍加纜繫隨浪
簸盪起伏不暫停余急令舟人登岸訪可暫避所曰
黃指揮莊在焉遂挈妻孥往得登岸心且喜且懼時
荆守邊庭實遣幕僚郭濤迎自枝江舟稍後至是以
風作亦至乃相隨步泥淖及莊則茆屋三間牛欄猪
欄列置屋側宛如吾渝村落門外樹聲撼擊助風勢

益甚少間一人以藤帽蒙首冒雨來及前始知爲廷臣蓋與郭共舟故來遲也乃相慰藉及夜漏下數刻風轉疾雨轉甚廷臣曰幸移寓此脫在舟中縱免他虞然簸盪擊撞惡能一息安枕也少頃莊人具酒肴不能辭乃免爲數酌廷臣笑曰豈亦滹沱河麥飯類耶久之覺倦就寢中夜風雨始息比明家僮自舟至云舟人被簸盪皆嘔吐不能定乃復登舟因憶程伊川渡漢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危坐如常及岸父老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古人所以養心之功一至於此而吾徒少經危險輒惶駭莫

措手雖名儒不敢比儼然養心之功豈不因是而可
以自考耶因書其事以遺廷臣且以自警俾知履危
蹈險安能可保不復見於異日而養心之功不可不
勉其所未至於平素也

遊北巖記

弘治乙卯春予以脩撰歸省還 朝道出涪陵聞州
北有寺曰北巖者伊川程先生謫涪居焉寺有洞世
傳爲注易之所予私識之未暇遊也越乙丑冬予復
以學士歸省還 朝思償所願比過則朋儕相友善
者皆宦遊不得而徑造矣又踰七年爲辛未予以憂

歸服除蒙 恩擢吏部侍郎趨 朝歲之四月望後

一日至涪訪同年友別駕文君希博縣令程君秉衷
及司諫劉君惟馨則咸莊居竊意北巖之遊又無因
而遂矣比薄暮希博始自莊來會至乙夜惟馨亦來
自莊固請翼日具晨炊不得而辭也越翼日侵晨秉
衷又自莊來會已而赴惟馨燕還舟則三君先後挈
榼酌別余乃語之曰北巖伊邇而吾輩適偶會盍往
一遊乎三君曰諾遂渡江借步陟山腰有小殿佛像
存焉又步自殿西爲鉤深堂設伊川木主於中而尹
和靖黃山谷 列侍東西堂東北壁間古碑三通漫

漣不可讀惟東壁劉宮保凌雲所撰新碑紀錢宴槩
及堂顛末可一觀又披草萊步堂之西崖上泉溜下
聲淅瀝疑欲張蓋過希博笑曰數日前欲聞此聲何
可得乎蓋時久旱農不得樹藝新得雨殊喜故云又
步西石壁高數尋有北巖二字橫豎盈丈又有鉤深
堂三字比北巖爲小字皆端勁可愛相傳山谷書理
或然也傍多留題亦莫識辨而字之存者筆法殊異
又步至西有石壁隸北巖字甚竒古壁西高數丈皆
鑿爲尺餘石龕刻佛像於中幾百餘不能枚數又步
自西爲洞草木叢茂洞深丈餘廣如深洞北及東西

皆鑿石爲臺可坐僅可立是即所謂注易之所也然
予觀洞門西刻灑界無盡四字東亦有須彌等字不
明疑佛子坐禪處借伊川以爲重爾觀畢予偕三君
入希博上坐惟馨東秉裏西而予以客坐希博右乃
以所挈榼酬酢序飲焉時新晴猶欲作雨熱甚而洞
之中乃涼氣襲人蒼蠅不待驅而無適上人焚香獻
惟馨曰老衲殷勤一炷香予因足成三句三君者謂
吾儕雖涪產亦未嘗時至今不約胥會固非偶也少
頃州倅鄞人楊文儀乃文懿公從孫饋角黍果肴數
品佐食已而宮保子明又挈榼至亦爲少飲乃起復

坐鉤深堂家僮具午炊命設焉將徹問舟師前途云
尚可至東青遂步下開舟而別夫名山勝地雖非幽
人逸士未有不欲引領其間者况名賢過化之所乎
而予數經此地未一造焉今始獲償宿願且世之賢
人君子流寓者何限百世而後聲銷影沉而諸儒歷
世雖久猶如一日拜瞻設主凜凜如在其上則人之
誠信倚伏何常而所自立固不可以毫髮差也因爲
之記以遺三君於戲是豈但會合遊覽之可紀也哉

大同名宦祠記

盈天地間凡物皆有名也而其異者名尤著故山一

也而五岳之名爲著水一也而海瀆之名爲著其於人也亦然故人一也而聖賢之名獨著聖賢者山之五岳水之海瀆也降是則有異焉者人共賢之世共仰之而其名亦自不容泯沒也大同古雲中郡也兩漢以來歷世奚啻數百而生人之類未嘗或絕故爲守者非可枚數也而其間獨異者僅數人若漢則孟舒魏尚廉范李廣唐則李光弼是已至國朝懷遠年公富以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青神余公子俊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襄城李公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則皆有功於此者是數人者歷世雖有久近而人

心之所尊仰者赫赫猶如一日故以名宦稱蓋謂其
宦與人同而德澤功烈著於人心其名與人不同也
巡撫都御史藁城石公當撫治之余慨然尚友古賢
哲欲昭示以風厲後人乃借分守山西叅議陳君邦
器分巡山西僉事孫君經檄知大同府事嘉定張君
鳳狂建祠三間於學宮之東隙地繚以周垣而設主
於中祀之西復闢門以通學俾士之歲脩遊息其間
者得有所觀感以奮勵其異日之事功祠成僉謂不
可無記而以屬余竊嘗觀斬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
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

若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矣志於道德未敢輕議而志於功名則亦何寥寥也即有之其才識器局非不有餘然而養心之功漠然類多腴削於下以罔上視惠民恤士懇懇於職守若不屑爲也故一時之功名雖幸獵取而清議卒不與之况得爲名宦乎如數人者考其傳則孟舒魏尚不過曰時稱長者愛養士卒匈奴遠避廉范李廣不過曰士樂爲用匈奴不敢近邊李光弼不過曰討安祿山有功至年富則廣屯田以恤軍余子俊則脩武備以衛民李敏則崇文教以造士是皆非有釣竒立異之行者獨其操心異於尋常

而所施爲能以職守爲事故論名宦者獨歸焉則世
之志於功名者顧可不知所從事哉因爲之記以識
是祠之始若都憲公之取舍如此其操存亦可槩知
矣

重建余肅敏公祠堂記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肅敏余公之宦寓京師
也蓋三十五年矣公以弘治己酉薨至癸丑其子鄉
進士寘世臣蔭補錦衣衛千戶尋從征貴州都勻苗
寇以功晉擢指揮僉事而其居皆仍肅敏公之舊加
充拓焉乃創置祠堂以祀奉肅敏公神主丁巳錦衣

視事者缺貧世臣以大司馬疏薦時

孝宗皇帝在位慎重其選乃召見於文華殿親試用之自是而後所以恪供其職者不懈益稱而縉紳大夫亦咸重之正德戊辰逆瑾亂政世臣因事見忤乃見幾求退其所居第遂爲抑直勒取之以畀其所私已而事敗又轉屬他主越三年辛未世臣復被召用至京明年適主者欲他售乃謀於心曰先公居室生而寢興燕笑於此非一朝夕淺而又祭享於此使有知焉其不能無眷戀於茲也審矣吾曷能舍之他圖遂罄其所蓄復贖而居焉乃以先所剏置祠堂

狹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重建爲三間於室東偏以祀
肅敏公又推肅敏之心而上及高曾祖分置四龕而
設櫝設主於中一遵家禮之制復嵌堅珉於四壁用
鐫文莊丘公西涯李公所著傳石齋楊公所著行狀
及延綏守臣請設祠祀公之疏蓋以祠因公建而亦
始自公故詳焉旣落成乃屬余記之夫古之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蓋自公卿下至士無弗
立廟者其祭於寢則庶人耳後世先王典禮蕩廢廟
制不存久之復著爲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故
唐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當時禮法之明於上

下有如此及宋承五季復廢仁宗以群臣有貴窮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不可爲訓乃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至於今則士大夫家雖於其鄉亦惟承陋就簡但祀其先於寢鮮有立廟者况宦寓之所乎世臣於宦寓乃不能以一日不思安其親旣復其遺居卽首立廟奉祀而所以營爲計深慮遠思不墜先德其崇禮好古之心固加於人一等矣是不可不書書之所以示其後世知祠堂之所自而思衍其世業於無窮也若肅敏公之德善積於身功烈著於國則有諸名輩所述著在故不敢贅於戲爲世臣子孫

者其尚念之哉

菊翁亭記

蜀有菊翁者構亭居第之西環皮經史圖籍日偕名士大夫觴詠其間前植菊數本每盛開則命酒賦詩見志遂自號曰菊翁而因以名其亭客有造而異之曰菊佳卉也記於不韋詠於屈平而雜出於百家之言凡名勝之士無弗好者然惟元亮以愛菊名則其心跡有不愧焉固也若翁履信行順爲聖世之逸民蓋異元亮者而乃託意焉以名何居或曰菊花之隱逸者也翁始銳志經史窮探遠討蓋將假世之科

目以發軔仕途以頡頏古之豪杰者而乃以待養太夫人違厥志則甘伏閒隱隕其跡與菊之隱逸似矣或曰凡草木根而蘊莖而驗者皆振翹舒秀於春夏也而菊獨以秋華傲睨霜露不與群卉爭艷若翁始雖蔽名愚谷然授所業於其子一經撥科登仕今八袞矣方童顏鶴髮以荷 明天子褒封之典榮膺章服則於菊之早植晚發有類焉者乎或曰凡花鮮可食而食亦未必有功於人菊日精也苗可以茹花可以藥故康風子以食菊仙酈有甘谷得菊滋液谷中人飲其水皆上壽翁豈將采其華佩其德樂其壽以

寄傲於寂寞之鄉使孤標逸韻足以激頑立懦者乎
是未可知也而翁必居一於此矣翁聞之輒然而笑
曰有是哉夫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
深顧吾老矣願服是以終沒吾世焉不敢以款啓寡
聞謝也遂命其子一經諉記於春蓋春於一經同以
癸卯薦於鄉者翁名昇字彥輝姓陳氏所著有和杜
工部草堂集梅花百詠訥齋雜錄秋香百詠集和兩
廣觀風集

脩太平縣城記

正德辛未盜起畿輔延蔓山東西河南北民罹荼毒

甚矣太平山西壯邑也壬申夏龔君進以進士尹之甫蒞任即周視城垣咸坍塌僅存畛域行人往來視若徑然城樓則風雨上傍不可棲息乃慨然嘆曰禮以城郭溝池爲固而易稱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城池之利害所繫於民大矣今若此吾民何所恃以保障乎民以官而安也民不獲保障則吏於其土者亦何所恃以宴然居於上乎乃謀於僚屬克合爰進諸耆老語以脩築曰吾非厲民也所以保民也諸耆老舉忻忻然曰是乃吾民所欲爲而不可得者於是計公帑之積若干又聽富民之義助者若干而不強其

所不願遂遊選於庶人在官者俾易材木伐山石陶甃瓦委陰陽官路引洎義官毛彪者董其役爰度長短揣厚薄計程力而分授之其城築土爲基以石夾甃仍因其舊門五而各建樓於上俾門者居焉可以遠瞭望司啓閉且令擊柝者亦籍以棲息於是城堞言言樓觀突起巍然爲一邑之雄居者有所恃而不恐暴客悚然無敢犯矣是役也經始壬申十月之吉浹歲一月有奇訖工已而君以賢能更高平邑民咸相與咨怨謂爲高平所奪也乃指城相語曰吾民不獲沾公之惠矣顧吾等恃是城以莫居則其遺澤蓋

不以去而泯蓋思所以圖之則繼之者咸思脩葺勿壞庶公之功其永垂不朽乎遂丐舉人柴選輩謁奈書其事以君余所取士也比聞盜起 聖明軫念亟詔撫按諸臣豫防擒捕故凡州縣守令之不失事者咸以有備若城池其一也否則不死於城守則惟遁逃苟免卒亦法無所貸矣其以死守者固有出於倉卒不及備而亦有槩視不設備者則城郭不完豈但民之害哉國勢之輕重盜勢之強弱咸於此乎繫而不可以弗戒於素矣君乃能汲汲仰承 明詔以興是役不少暇可謂知所先務者是不可不書余聞君

廉勤惠愛乎於上下而爲之有漸故雖起功動衆入不告勞而益勸比脩城之餘又脩文廟兩廡作興士類建演武亭以校閱士卒凡有利於民之事不少遜避其操尚蓋兢兢以瘠曠爲懼求不負於官焉以不繫於城池之後不書然即是槩之固可得其餘矣君字思忠系出高安世家其相是役者則縣丞某主簿某也

重脩青縣城記

青縣西距河間二百里而近在宋爲乾寧軍爲清州又爲清寧府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置縣今峙畿甸

之南當水陸之會蓋望邑也舊有城自我 聖祖開
基暨我 文皇紹統治化熙洽文恬武嬉故百餘年
來未有事武備者而其城僅存遺址成化初長民者
思無以禦侮禁暴乃因舊基而縮其四之三築爲城
居民亦恃以無恐又久之日漸崩潰人可踰越比河
北盜起人心皇皇莫適底寧已而盜乎知青縣事劉
君繹旣蒞任周視之餘惕然於心曰國以城郭溝池
爲固雖三代盛時外戶不閉亦不廢也顧茲城若此
吾民何所恃以奠厥居乎方謀欲爲之所會巡撫都
御史合肥張公淳按行屬郡邑目擊畿甸之民酷罹

大盜之虐者以無城守也乃疏請於上得令在所
建置而脩築其傾圮者檄下知河間府事陸君棟尤
孜孜奉法以保障爲務乃銳意率作授以成式俾繹
專其任君曰是吾心也爰率僚佐量廣狹定程度計
材用分工力限日期乃卜日籲天誓衆而起工興事
以典史彭宗武董其役君於暇則親察其人之勤惰
工之好惡以加懲勸其用命不用命者經始甲戌歲
九月初吉閱三月而告成其城周五里厚二丈高視
厚倍而殺其四之一以磚石甃爲堞開城門三各爲
重屋於上東扁曰南曰北曰而於四隅則亦

爲樓以遠瞻望其四面則置舖舍俾居擊柝者城周
圍鑿池廣二十尺深殺廣之一引水通焉其材用取
於在市商賈及勸富民義助其力出於通邑之人而
人咸知其切於爲已故後不告勞而成之且速也由
是崇墉言言啓閉有時巡警有式禁禦有備夷然岼
塌之基一旦樓壘巍然突兀非但居者無憂虞而奸
惡之心亦潛消默奪矣邑之人舉欣欣相告又恐無
以著其邑大夫之成績也謹致仕州判縣謙具其事
丐刑部員外郎閩君伯仁爲余書之竊欲嗣爲令者
思簡葺水學壞夫古之爲國憲嚴嚴嚴嚴然未

伏以盼封擊啓茅土式定於成周世及永傳苗裔載
申於炎漢蓋非但礪世而磨鈍寔藉以尊德而褒功
自有帝王以來至於今日爲盛切念臣祖成系出
中州之產遭逢真主之興以歸附而獲備職行以征
討而獲官營衛及當嗣世累立百戰之功遂荐積官
謬膺都督之任繼總戎而作鎮邀檄爰晉爵而叨被
徽名掛印平蠻帥師盪寇功成天幸爵秩載錫
以加隆賞出世延慶澤復流而益遠不幸本爽之中
絕因援同氣以仍封乃昇於臣得承於父荷蒙乾坤
之覆育慚海岳之消埃退省愚穢曷酬 洪造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統緒 端拱穆清法健順以
握樞體剛柔而建極謂五材並用非金革無以肅人
心謂八卦相宣非弧矢不能威天下故 垂衣裳而
朝萬國猶隆介冑以厲六軍遂使一枝之微得列三
等之貴臣敢不誓存忠義圖報 生成雖駑駘莫効
於奔馳願走狗或堪於指示共衣分食思吮疽以不
失士卒之心摩壘陷堅務戮力以不墜將家之業伏
願 萬方有慶四海無虞車甲永藏馬牛勿用率土
陋成康之俗含生被 堯舜之仁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聞

先母夫人安厝記

正德乙亥季夏七日壬戌先母夫人忽耳後病瘍不起踰月甲寅家僮報訃至京春旣叫地號天無所逮及矣翼日仲秋乙卯朔乃以聞喪告越戊寅禮部具題祭葬辛巳奉 聖旨准與祭葬還著馳驛回去會鄧都御史璋以歷三品二品皆不滿考未給 誥命請及親存給之有 旨准給仍推及在京官二品以上者疏如例請給丙戌奉 聖旨劉春應得誥命准與他甲午墓誌刻完丙申遂啓行仲冬十六日抵家長兄相已燭季冬二十四日丙子申時吉襄事時廣

東叅政第台進表於京八月十四日舟次臨清聞訃
遂拏舟還歷淮揚沂建康過荆楚風波多阻未能猝
至及期春不能違也乃卜前三日發引先是連日小
雨至是連三日霽鄉之親友送往者甚衆而邵守南
昌饒侯文中郡倅長安梁侯蒲圻但侯雲南僉憲同
郡姚君以立咸至營所夜漏已下而郡貳荆門程侯
又至自江津明日祭奠歸又雨比葬前一日叅政弟
尚未至僉謂勢不可及矣葬日辰刻家僮報弟昨暮
艤舟朝天門即捱門宵行今將至聞之殊喜已而果
至詢其故則云入巴東始知葬期遂挾六歲兒長年

僦小舟抵夔州從陸路晝夜兼程而來歷所謂鬼門
關蟠龍嶺觀音崖者皆素所未見之險蓋信如奔命
矣未幾同年右方伯安福伍公朝信轉福建左赴任
薄午亦至旣祭奠畢申刻不肖輩遂奉母夫人柩入
壙方窆新都楊狀元用修至即設奠行禮若有約焉
者窆畢當題主乃請用修屈筆從事用修慨然行焉
是何遭遇之竒有如此也夫以祖塋距郡西南四十
里而遙山路崎嶇且數雨泥淖非親愛如骨肉者不
能至故縉紳大夫之辱愛者多矣數十年來僅今方
伯公安何公廷珮郡守石首劉公用賓一至吾母夫

人之葬郡大夫暨方伯諸公咸往焉已不易得而用
修狀元又至至又適當入窆之期得俾不肖兄弟屈
請題主謂非遭遇之奇不可也况弟奔喪間關山徑
亦得如期哭視窆焉設當是日昧爽前則終天之恨
益曷能已也說者謂母夫人之淑行懿德要非尋常
者故於送終遠近骨肉咸會此固異事而賓友之貴
顯者不期踵來而又有蓋世知名如狀元用修者復
至於戲是或然耶豈事之素定要亦有不偶然耶是
不可不書以告我後人俾我後人知先世慶衍非無
所自也於戲豈易易哉

劉氏齋房記

正德乙亥六月我母太夫人奄棄越八月朔訃至京師不肖男春解官守制禮部乃稽恤典疏請蒙 聖恩賜祭葬遂行禮部主事內江余君德仲赴原籍致祭工部兼行治宅兆越明年正月德仲至自京師祭畢行布政司屬有司脩建如式比經營以兆域當屋後而享堂爲祭奠之所旣易隙地於從叔餘翰餘本以置之矣顧時祭而齋不可無所視堂之外僅丈餘則皆有所隔礙莫可克拓者乃復易隙地於族叔壽與德以創建焉凡爲屋三間者二重而兩廂夾於左

右又復置軒於前顏曰齋思於是灌獻有堂齋宿有
廬庖福有所我 聖朝假寵於臣以優恤其親之典
始煥然昭列矣時郡守進賢饒侯文中郡貳荆門程
君天質蒲圻但君宗儒長沙何君 及邑尹長沙顏
君蓋夫祇承 德意在物藏事惟謹董役者則長陽
詹藩幕士元合水李郡幕應亨邑貳尹固原康世傑
也旣落成或謂不可不書之貞珉以昭示後之子孫
俾脩歲事於茲咸知 聖恩之忭懽而圖報之私不
敢忘也不肖春敬執筆以從事繼思我母太夫人不
幸不肖春泊第台叨仕中外縉紳大夫之相知者多

遣使自遠至以奠賻几筵欲槩卻不受則有孤朋友
恤喪之情受之而無所處又不免君子家喪之譏故
於經費外用其餘易穀二百石以備親族鄉鄰之稱
貸者秋成親族則抵斗鄉鄰則稍服其息以貯於囷
倉蓋親疎之分自不容無差等固不能免息者則欲
漸廣太夫人之澤以流於後也然是舉也先公致仕
家食時封主事兄相侍養歲恒行之比弃背中廢茲
固太夫人之澤而寔欲紹先公之志也惟自是而後
子孫率行不替豈獨足以慰先公之靈於九原哉

通州儒學射圃記

通之有學昉於宋大平興國入國朝守郡者暨郡之人屢加崇飾而射圃則未有也弘治壬戌蜀長壽黎侯希夔以戶部主事假守茲郡敷惠梳蠹民用底寧乃詣學宮將率諸生講肄射禮以崇古厲俗顧其廢址榛棘無所事事遂慨然嘆曰通江北支郡也文獻蔚然稱畿輔而乃於此缺典豈先之吏例視爲濱海僻遐不究心歟某不佞代匱局免承羞爰請於督學侍御莆田陳君玉疇圖脩復君報可遂闢學宮震隅隙壤廣六丈袤五倍焉中窪爲潭深尋有一尺募民畚客土平之而建觀德廳於其內凡若干楹爲間者

三儀門豎於外繚垣皆祀飭然齊一其儀物器具咸依式劑置而以時肄射焉於是進退揖遜之容恭敬周還之節倏啓於曠缺之餘一特衣冠會萃禮樂脩明可謂知所以作士之道矣其任於學者學正 輩乃丐生真 請余記之古者聖賢以禮設教非苟爲繁文末節也蓋將以養人恭敬之心於威儀慢易之際使人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故天子有大射諸侯鄉大夫士有賓射燕射而其射也則燕飲以明君臣之義鄉飲以明長幼之序而其禮之行也則進退揖讓有儀升降先後有序勝而不矜罰而不怨此所

政不欲隨於世俗吏觀其所舉知其槩矣侍御名林
郡守名臣

脩呂梁洪隄岸記

距徐州東南六十里有洪曰呂梁其水險惡即昔人
所謂鼃鼃魚鱉之所不能遊者也蓋山自西南而東
石勢蜿蜒布伏不絕而水經其上東爲漕河水涸則
廣僅容舟左右怪石齒列飛流急湍舟下迅速不容
瞬息若挽舟而上非巨纜弗勝而牽以數十人舉步
於亂石中尤難爲力水溢則奔流橫潰洄狀澎湃而
石隱其下衝激蕩決上下尤不可施人力其險如此

然爲南北喉襟官舟商舶舍此無他適故每三歲工部疏請於朝命主事一人董其舟之上下者凡涉於河之利弊興革委之惟洪之上下相距七里中爲分司自分司而北爲上洪先是董洪事者鉛山費君仲玉築隄平崖往來者旣利之矣自分司而南猶未有治之者比者大河漕士群疏于朝請如上洪築隄章下所司以費廣功鉅不果弘治甲子冬工部主事桂林劉君仁徵至視事之餘乃慨然任之曰是功不與吾當承羞乃即其溜夫中籍其能石工者得數十人分給以器俾鑿石之廉利突出者而於塗之低

窪凸凹則以石填之其石出近山每日分諸溜夫爲
二番一舁石於山一挽舟於洪其工食則給以下丁
之雇直蓋自始事決二歲訖工其爲隄延袤四百十
丈有奇闊二丈二尺高視闊有溢十尺者或殺亦如
其溢之數因其地形也於是昔之牽挽於叢石者今
獲坦塗易於舉力而舟行履險如夷矣其利不亦博
哉徐人以其工不勞於民而成此備績相率言於州
守王君寅請書其事以示後人惟天下之事未有不
成於人者然爲之而病乎民或不病乎民而於利害
之緩急輕重不相關繫如臺榭池沼焉則亦非君子

之所與也是役也工以歲期爲之而不亟民不以爲厲一宜書捍民之惠而不苟羨以爲觀視二宜書以給洪之後成利洪之績三宜書書之非徒著君之克辦其職將俾嗣之者視其成脩其壞而其利永垂於後也君諱天麒仁徵其字初以文學發解廣西即舉進士自入仕塗以謹恪著稱而見於設施者又如此豈獨其才可取哉太守字時正寅其名爲蜀之銅梁世家於是功而欲紀之不忘則其成人之美亦可嘉矣

杭州重開西湖記

杭西湖以里計周三十有奇唐刺史李泌惠城中飲
永鹹鹵作六井引湖水以便民汲至今利之白居易
濬治西湖作石函謂隄防如法蓄泄及時則自錢塘
鹽官縣界瀕河田五千餘頃可無凶歲鹽官今海寧
也宋守蘇軾以城內諸河乾淺造笮閘溝渠引湖水
貫城以注清湖鹽橋二河而六井運河及近河田咸
賴焉夫湖之利如此顧國朝以來並湖之家乘其
淤塞盜爲蕩田以自私歷歲既久又鬻而易主者多
故湖日隘而向所謂瀕河田畝之所賴以溉者皆空
言矣弘治壬戌鄧都楊侯以刑部郎中假守於茲既

踰年蠶剝惠敷民用底寧又踰年歲運大侵仁和錢塘之民蟻訴於庭侯乃進其父老詰之咸曰西湖水利著於志記非誣也明公誠按圖開濟以復其舊其於採災固博矣侯聞而惻然復詰之曰湖之開其財可假於公其力可募於民顧其田籍於私家而業之者不啻百年矣今取而闢之得無亟奪之苦乎父老曰湖之業於民而擅若利者非法也取之特還於官耳非剝奪民之私以爲官也且湖之盜於人其利止數十家若歸於官則無窮但無貞恪愛民之心力行於上耳明公誠正民之失以復於官以利於民而非

有所私圖亦孰得而苦之侯曰有是哉乃檄通判朱麟按湖之私占以畝計凡一千八百有奇詭報之糧以石計凡五百七十有奇而度其濬治之功以工計凡用人六千人日給傭直通爲兩一萬九千四百遂以廢寺之田易民私占不願者償以直欲不失其業也以按覈漏報之糧填詭報之數欲不失其額也其所費財則出帑裁節省驛傳之餘不欲取於民也乃言于巡按御史太原車公梁洎藩臬諸公皆志同謀協而車公尤專斷於上遂疏請於

朝報可水利僉事高公尤以職任之爰卜丙寅二月

二日始事事乃簡仁和知縣余經錢塘知縣劉謙縣丞毛忠輩分董其役而侯以其暇躬飭於其間察其勤惰而勸懲之其東湖淤泥則以小舟運置錢塘門及孤山隙地聽民墾田其西湖田蕩浮土則畚築蘇公隄加崇厚焉湖西並山舊無封術乃運田蕩滕土築隄畫界以拒侵占而構橋四座俾山水有所泄於是湖始復舊不但瀕河之田得資溉而六井之汲運河之利涉皆免乾涸矣其利不亦博哉是役也既濬治之三月以暑罷罷三月復濬而後畢工錢塘令劉謙輩徵記於余夫世之爲守令者以保

國愛民爲心其於利澤可以及民者非不欲爲也而
知識有所不周才力有所不逮當爲而不能爲者多
矣或有能爲之則又迫於顧慮而不敢爲故皆苟圖
一身之利而已於民不暇恤也侯乃毅然爲之使百
年旣墜之績一旦復興其知識才力豈尋常可伍哉
春秋之法凡役民而利民者書若此者固不可不書
也抑余猶有所感矣昔鄭當時爲大農引渭穿渠以
溉渠下田萬餘頃召信臣守南陽行視水泉開通溝
瀆起水門提閘數十處以廣灌漑夫古之君子其學
篤於爲己其仕篤於爲人故有可以利民者猶竭心

思創爲之况脩其廢乎脩其廢而猶有所嫌視初爲者益何如何恠乎古今人不相及也則侯之勇於必爲固宜侯名孟瑛字温甫舉成化丁未進士以文學名所至即能推而見於用觀此舉亦可槩其餘矣

南京吏部題名記

正德戊寅余以禮部尚書讀禮家居服闋蒙

恩改南京吏部越明年己卯夏四月莅任公餘欲閱題名記以考求徃哲姓氏未有也竊謂是亦闕典遂毅欲補之適多事故莫能及踰年將考績京師乃謀於同寅朱公茂忠屬驗封萬郎中雲鵬索故案得一

殘帙僅存洪武至今尚書侍郎名氏而其出身鄉貫
咸不能詳乃索於諸集中亦僅能得景泰已後者已
前或間有之蓋我 皇明肇基於此迄今百六十餘
年自 太宗文皇帝定鼎北京以此爲南京正統間
又於諸司皆加南京以別於北故中所設官亦視北
裁減加以案牘殘闕自無可尋討若失今不補安知
後日不於今可考者亦如前哉遂復屬萬郎中命工
礮石以刻之余則忘其固陋僭書朔置歲月於上空
其下可續紀也蓋我 朝建官多昉於古若六部尚
書即周之六官而吏部尚書即天官冢宰左右侍郎

則倅貳之職其任固非輕也自有兩京類以南京所設爲閒局者然上之寵任殊無或異若某承乏外非資深望重鮮或濫與蓋名器所繫固一方百僚具瞻也况官於永樂間者後雖扈從而此其當時謀猷勲業之著人固無不知若再歷歲久而欲求其名則亦安能不盡泯哉余所汲汲者竊在此且景行思齊之心後之人宜亦無不同也

司馬王公別號荆山記

交之西北有曰東平州者古爲須句國又爲東平國蓋即東原底平之義也州之北不三十里而近有荆

山焉發脉岱山尼山鄒嶧諸山自東北逶迤而南鬱鬱葱葱望之巍然而會通河汲挑山諸水則繞於西其形勝不但甲於一州者少司馬王公維綱乃假爲別號吾友少司徒李公士脩洎侍御胡君汝清過余屬記且曰公之有取於是山者非獨愛其山之秀麗也公之先世家蒙陰祖處士今贈副都御史者少昏於張氏張氏荆山之望族遂家於山之陽厥後生業日漸饒裕而子孫日益昌大維綱寔生於斯長於斯以至於今日爲時重臣欲不忘其祖之肇基也爰取以爲號耳余惟賢哲之生非偶然者而山川之秀異

瑰竒未有盡鍾於物故世之懷負竒特者鮮出於僻陋之所也若公端方英毅自舉進士假令劇邑即心存憂國愛民而不屑逐時好以取容故民之仰戴於去後者真有若邵父杜母然尋遷內臺荐歷華要以及今其心無少渝凡有所裨於時者無不極力爲之即其所以養於中以見於外非鍾山川之秀異固不能迫出流輩矣則公於是山其獨能忘情乎然人傑固出於地靈而地之勝則又恒因人以顯即以公之鄉先哲而論若鄆之傅獻清濟之王元之曹之張文定充之石守道或以相業稱或以風節著或以文

學名尊榮策書歷世不朽至今道其地者恒景仰不
置若維嶽云者是其地不以人而顯乎公方以才行
受知聖明而功業之樹時方賴焉不但繼羨鄉先
哲則荆山雖假號於公而因公益顯矣又安知後之
人將不有以維嶽視之哉余因司徒侍御之言庸書
記後公其以爲如何

襄陵縣新修文廟祭器記

祭以敬爲本然敬豈但散齋致齋而已牲羞器物有
不具非敬也具而不式亦非敬也禮曰比時具物不
可以不備良以此耳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後世王

者崇德報功有隆無替我 國家建極稽古右文益
懋厥典凡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必有廟廟設孔子之
像侑以四配十哲兩廡歲於春秋仲月上丁祀之而
牲羞器物具有成式所以崇教化正人心厚風俗行
之有司尤當敬者也顧世之爲吏者於教化大務非
不知重而所敬事者往往惟簿書期會之間凡要津
館舍器物必致其塗飾且完若先王之典

國家之制苟如故事足矣器物不備非所急也其爲
不敬如此而欲望教化之隆胡可得哉西平張君良
弼以成化甲辰進士知襄陵縣事廉正不阿百廢具

舉先是孔子廟祭器率以陶易於弊壞不備良弼見而嘆曰器物不備不可以祭吾責將焉諉乃募富室義助及諸罹于法當贖者共得錫若干斤命工爲籩七十有七豆如籩之數簠四十簋加簠十有二爵一百五十有四尊與洗各三登與香出各一其錫之輕重各隨其器之大小而計其數則爲斤凡六百六十有奇爲器共六百有八也器成乃作四匱盛之置於明倫堂之右室又先邑人禮部侍郎邢公購文獻等書百餘冊遺學宮迪後進歷今二十餘年無典守者多散亡良弼因併是祭器及書命諸生之在學年資

深者一人掌之紀其出入置二守卒以防盜匪水火而他役不得或干每浹二歲一代當代則視器若書之數全具而後已如逸落必責備焉其規畫甚密欲以垂諸永久也旣行諸生乃謀於侍郎公之子今中書舍人時望曰張公之善政所以福澤吾民者固不可殫述而亦其舉職當然非吾徒所得言者獨其致飾於祭器以敬祀聖賢且爲經義之圖不告諸後來其廢有日也况書之藏又子先大夫之意可愒然乎時望因請予記其事夫不變於俗而務所當爲者知也方圖於始而思繼於終者忠也知以謀之忠以行

之非良有司不能因爲之記俾勒於貞珉

南京吏部創置官舍記

正德戊寅四月某以禮部尚書守制家居服闋蒙
恩改南京吏部尚書即疏辭十一月得 旨不允乃
於明年二月望後四日自家登舟赴任四月望前二
日丙子始艤南京上新河癸未始莅事時無官舍求
僦居於土著家不獲乃假寓工部司空官舍日訪求
一所或賃或買以容膝焉幾浹兩月竟無所得已而
司空壘遂不暇顧民居之迫隘急移少憩方溽暑其
炎熇之薰蒸有弗能堪者因思各部堂官皆有官舍

惟吏禮二部則恒貿易於人或傲居閒屋其苦有如
此先是吏侍廬陵羅公允升奏績京師禮侍豐城楊
公方震攝部事乃以缺官直堂顧役之資置屋一所
於柳樹灣將爲官舍但頗湫隘傾圯余憚於營繕未
之居遂與驗封郎中胡纘宗議凡舊官旣離任後新
官未莅任前直堂與隸例無缺者而其顧役之資盡
用貿易一所以爲官舍不亦可乎况柳樹灣之所設
轉易於人亦多助者但創置之舍所直少必不可居
多則不能及數若以已資克之旣置後漸補以缺官
之直堂者或離任尚來足用過之數則代者計其多

寡以補而於缺官時取給如其數數及即止設相承者皆然則官舍可有而僚佐所居亦準置焉不皆將有所棲息豈致垂涎於人乎遂問於大通街得致任主事黃謙一所其直白金二百七十有五兩即以所賣路費所得俸金并直堂顧役之資及缺官之直堂者易之已而楊公聞之復贖其柳樹灣者以爲禮部官舍而吾吏部之官舍定矣然其間既用之數必欲俟補之者蓋矯激之行非吾徒所能或勉強於一時終必廢且亦免簞食豆羹見於色之議也余既遷居於中閤書創置之由屋壁間庸告嗣居者惟視其所

圯壞而時加脩葺不類視爲傳舍焉庶可永傳於後耳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五

終